



滇  
繫

ル 5  
3254  
12





九 5  
3254  
12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四冊

無名氏逆藩吳三桂傳

趙翼平定緬甸述略

節刪緬考

徐宏祖隨筆二則

許纘曾優曇花紀事

烏斯藏說

滇繫 七之四

典故目錄

八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逆藩吳三桂傳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高郵人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幼試武舉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以父廕得官歷都督指揮積勳至大總戎崇禎十四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八鎮兵於甯遠三桂偕王樸馬科楊國柱等與我

朝兵戰于松山國柱敗沒三桂與樸等俱夜遁樸被誅而三桂僅鑄秩未幾奉命鎮守甯遠三桂年方及壯勇冠諸軍十七年



春賊李自成由晉入燕漸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地速召三桂入衛陝督余應桂亦上言闖賊勢大非全力注之不可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真保之間併力協勦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非策疏寢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入真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棄甯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入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卽發簡閱步騎攜挈人民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次山海關而昌平陷二十日抵豐潤而都城陷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猶豫未有所決自成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略曰汝以君恩特簡

得專闔任非真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既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幸存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騰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遣降將唐通賚銀四萬犒師并襄手書以往而別令賊帥率兵二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亾兒自當以死報今蒙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又不得不勉遵嚴命等



語適有愛妾陳沅在襄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乞降于我

朝求兵討賊時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

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潛詣大營承疇大壽卽引見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佯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守關兵殆盡賊帥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略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魔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于城闕犬豕据于朝廷又云弑我帝后刑我縉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

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自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吳襄自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數匝復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逼關內三桂不能敵九王度勢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九王薙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于戰期兵不及薙者裂白布三條纏縛于身以爲別九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九王令三桂先與



賊戰既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以白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永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二寨于城外 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級自成懼令偽將上城巡守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叅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使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見三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出疾擊賊營又令都司耿士良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非真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

挾者自成遂斬襄懸其首于城上并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于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軍士斫祖光先馬光先墜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聞自成屯兵真定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復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二翼以進斬偽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復益兵搏戰率諸賊帥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爲豪傑耳三桂



分兵迭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旂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脇遂拔營而遁度固關入山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奉

命攝政以三桂有大功封平西王南京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復讐遙封薊國公世襲贈父襄爲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揚海運米十萬銀五萬犒之三桂弗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資銀幣謝我

朝并勞三桂懋第等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束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羈

北京洪範南還始知

本朝渡江之志時自成適至平陽發兵守隘攝政王命三桂統大兵追賊入山西自成數戰不勝遂走西安明年春三桂復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荆襄大兵旣定三秦復追賊入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于何騰蛟闖賊遂滅順治七年庚寅是時餘逆未靖桂王僭號永曆黔滇蜀粵之間猶阻聲教

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



茂統兵南下以清宇內三桂由秦入蜀郡邑皆迎附九年永歷  
走安隆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遂遣僞將劉文秀王復  
臣收復四川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爲死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  
重慶敘州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三桂迎戰輒不利  
乃斂軍退守保甯文秀躡其後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  
也且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  
毋圍城圍則兵分力弱師老則潰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  
可下將軍何怯甚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號黑神軍  
容耀日然勇而輕敵三桂巡城至西南曰是可襲而破也乃開

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至復臣營營爲亂軍所擾  
又阻以水勢遂不支三桂乘勝合擊復臣手斬數人圍者益衆  
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解圍  
去三桂按兵不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戰特遺一着耳令如復  
臣言吾軍休矣文秀旣敗退三桂益統兵入四川遂平十五年  
戊戌大兵三路入滇經略洪承疇由貴州大路取雲南與僞將  
李定國相拒于曲靖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西至黃草壩而入  
三桂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以取滇省永歷走永昌遂遁入阿  
瓦以蕩平功



上命三桂統總全師鎮守雲南晉爵親王而經略及將軍貝勒等俱復命始三桂西征留長子于京師以固

朝廷意其子寵眷有加旋尚主爲額駙恩禮優渥亞於親王貝勒而三桂包藏禍心日伺釁以動

世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廷議見留乃提兵遠道絡繹啟行三桂未至前驅在燕者人馬塞途居民走匿

朝廷恐其爲變令于京城外搭殿設祭三桂哭臨成禮而去吏部兵部選用文武官三桂欲市恩於人每以藩府龍鳳王批咨部曰某爲某守令某爲某忝遊雖部選已定例必撤回而用藩

府所咨選者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幾滿天下所選官蒞任督撫大吏亦改咨加禮唯恐得罪藩府也三桂自討闖平藩以來幕府故舊散亡殆盡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資性穎敏者授以黃石素書武侯陣法以備將帥之選一時少年浮夸之士人自以爲大將材所收士卒又皆孫可望李定國張獻忠之勁旅故部下多勇健善鬪鎮滇據守戰馬漸倒斃而川馬力弱難以臨陣三桂密諭養子陝西總鎮王屏藩王輔臣等選西馬之勇健者歲進三千匹皆從西番繞道至滇兵火之後在在凋敝所征財不足以充府藏因招徠商旅資以藩本使廣通貿易殖



滇粵  
貨財以給軍需又以遼地產參利盡四海而連附獨出巴蜀因  
嚴私採之禁設官監之官收其直而鬻于市犯者至死當是時  
三桂自以滇中形勢南扼黔粵西控秦隴財用富饒兵甲堅利  
且治軍嚴整號令肅然屯守攻戰之宜無不畢具乃復偽為恭  
敬虛懷延納由是將士樂為之用民心亦翕然歸附強藩雄鎮  
咸受其籠絡其不軌之志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康熙十一年  
秋  
上以三桂逆謀漸著欲先發制之以其乞師入關有功社稷不  
欲顯正其罪

特召三桂移鎮關東予以世職益欲銷其逆志以功名善終也  
詔至雲南全藩震動奸謀益急然恐舉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  
全進謀至中原據腹心以制指臂長驅北向可以逞志乃拜受  
詔命待使者益謹而陰部勒將吏使者不知狡謀乃日以  
上命促之督責過深頗凌辱其將吏始請改期繼請緩行皆持  
不可三桂欲反恐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諸將酒三行起而嘆  
曰老夫與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昇平無所用吾輩行且  
遠矣未知

聖意所在且盡今日歡與諸君敘故未識異日復相見否諸將



海豐  
九  
聞言皆泣下時有十三太保者皆藩下都統首領官三桂寄其  
心脅令將強兵護藩府至是皆喻意約期待變越兩日使者促  
益急三桂下教會諸將曰行期迫矣

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驅策老夫不意至此諸君行  
矣毋徒受使臣辱也諸將怒曰行卽行耳何相逼爲三桂復懟  
之曰

朝命也誠不可緩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  
伊誰之力歟諸君思之諸將皆稽首曰邀殿下之福曰非也諸  
將曰然則 君上之恩曰是已未盡然也昔我受先朝厚恩待

罪東陲值闖賊搆亂召衛神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

本朝以復君父大讐繼平滇蜀得棲息于此今日之富貴皆先  
朝餘蔭耳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別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臨  
阿瓦檄取永曆以歸縊死雲南府治殮其遺骸藁葬府城外故  
云爾諸將皆拜聽命于是卜日謁陵先期復集諸將謂之曰別  
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諸將皆曰諾乃下令三軍擇某日啟  
行趣使臣先發至日各具前明服色集陵下三桂則方巾素服  
酌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異  
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將行復下教屬將吏曰老夫耄



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明晨當于郊外大閱  
後期者按以軍法向曉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披甲上  
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槍大劍畫甲雕戈羅列左右每  
馳馬一回卽于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其意欲  
以力詘衆心也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  
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卽稱疾不起撫臣驅之急使者日三四輩  
至榻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  
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曩者披  
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大功于 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爲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臣一外吏  
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我豈有生路耶諸將聞言果忿  
忿而出軍士裹甲露刃矢在弦馬塞道風動塵生日色慘淡居  
民皆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失聲以頭  
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卽爾輩亦且  
族矣諸將大呼曰唯有反耳反耳三桂大喜霍然而起卽部署  
諸將囚執二使以撫首祭旗纛其妻聞變哭而出曰殺吾兒矣  
以長子尚主留京爲質故也三桂不顧傳檄於四方前隊在荆  
楚者皆舉兵反時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



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目上視氣歷不能出一語  
堂吏見狀知有異急以湯灌之半日始甦乃大言曰三桂反矣  
撫臣被殺使臣見執矣舉朝震動貴州提督李本深張獻忠勇  
將也從孫可望入京後鎮黔中陰與三桂往來至是遂從之反  
發兵守險聲勢甚大貴撫曹申吉以片紙書三桂造反本深作  
亂內之函插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在戒嚴陝西提督  
王輔臣聞三桂反即欲舉兵為應因甯羌告警以請餉不給激  
怒軍士即回秦州據平涼以叛誘降我鞏昌游擊袁成棟協防  
階文岷洮叅將潘瑀臨洮游擊曾文耀蘭州游擊董正已遣趙

陳兩偽總兵進屯鞏昌攻陷河東諸州郡三桂以輔臣為偽鎮  
西大將軍陝西總鎮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偽諭偽印密相聯結  
聞輔臣叛逆據守城隘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為西道主三  
桂以屏藩為偽將軍時有欲求先朝後以繫人望者有欲疾行  
渡湖全師北向者或勸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者或勸  
據關東巴蜀塞穀岷以自固者三桂皆拒弗從甫至湖南遽僭  
大號改常德府治為行宮易黃瓦不及以漆黝之築壇衡山下  
告即位于上帝建國大周改元利用復于山下結蓆殿萬間為  
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稱賀舞蹈未畢大風忽起蓆殿捲入雲中



俄而驟雨如注逆黨草草卒事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於是三桂以其壻胡國柱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文華殿大學士與其將馬寶鎮守成都府控扼滇黔以通餉道寶本李定國將王師定滇降于三桂儀表魁梧驍勇絕倫每戰必飲醉眼赤操鞭槍縱馬入陣所向披靡歸則兩手凝血沃以沸水所持械始脫又以夏國相爲僞將軍金吾衛大將軍武英殿大學士與其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規圖進取以其姪吳之茂爲僞西蜀大將軍與屏藩輔臣合兵破甘肅下臨鞏駐師隴右謀據關中與我定西大將多羅貝勒巡撫華善靖逆將軍張勇提督王進

寶相持于武關三關諸將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師絕糧道斷驛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動三秦我軍數爲所因以其姪吳世寧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率兵下廣西降我嗣定南王孫延齡廣西提督馬雄三桂封延齡僞臨江王授雄僞東路都總管以其將馬承蔭率兵下廣東降我平南王尙之信俾仍掌藩事授藩下都統王國棟爲僞輔翼將軍協守廣東復遣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臺灣招鄭成功子錦使各起兵侵擾閩粵以分我軍勢精忠經皆通款于三桂其時

本朝之將大軍鎮守岳州與吳逆相持者爲川湖總督蔡毓榮



將綠旂兵與督臣協守三楚者爲江南水師提督楊捷統滿兵與提臣爲犄角以撓吳師者爲大將軍賴塔奉

命招撫楚蜀以輯甯軍民者爲大將軍公圖海總統諸帥擁重兵爲南北聲援者則順承郡王也當三桂起滇南窺荆楚本深應于黔精忠叛于閩之信延齡擾于粵巴蜀旋破鄂岳告急王輔臣據平固下隴右王屏藩出陽平關圖鳳翔人心搖搖當官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矣幸天奪其魄逼洞庭而不卽渡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衡湘間此乃天命非人力也三桂初發難時洛邑頑猶思祿父故訛言煽動所在響應耿尙二王及

臺灣鄭氏皆通使往來及聞其南面自尊建號改元設官製歷由是天下解體角材而立者皆思有以誦之矣自癸丑軍興滇蜀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價五六兩鹽價三兩四錢一斤軍需孔殷則加稅田畝地丁額征畝至五六錢徵催嚴迫怨聲四起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加稅不足又于雲南麗江等處鑿山開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忿怨而三桂窮極奢慾愛妾陳沅自收京時仍覓得之攜之入蜀入滇寵以專房晝夜酒色自娛不理軍務脇從之衆日引頸以望王師之至十六年丁巳大兵定浙東下八閩入兩粵精忠之信旋皆反正延齡



爲馬雄所斬謀復背吳事泄被殺鄭氏亦退屯島中閩粵旣定  
三桂之勢益孤 王師無東顧憂遂并力西向王輔臣據守平  
涼與張勇等相持三載輔臣承僞旨屢以王爵餌勇遣僞守備  
陳旺賈僞諭僞印併吳之茂密書至勇卽遣子雲翼從口外入  
京奏

聞與陝西提臣王進寶孫思克進攻益力河東州郡漸次恢復  
輔臣勢蹙遂率平涼慶陽固原諸州郡以降大軍乘勢謀取漢  
中興安分兵五路屢有殺獲三桂漸老耄援秦之師不繼所得  
州縣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據陽平關爲平涼聲援輔臣旣降屏

藩力益弱屢爲大軍所挫後戰敗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秦省  
蕩平王師遂由隴入蜀夏國相同李本深規取楚地與我督臣  
提臣滿帥等軍隔洞庭湖扎營湖中飛矢雨礮晝夜不息國相  
等不能進取尺土士氣漸沮順承郡王遣大臣遺書三桂三桂  
不從明年戊午 王師四集湖南故土奄然還定時三桂已退  
守成都本深見勢不支謀復歸順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  
福遂降國相西遁三桂抗命數藉苗兵爲助所爲標槍發無不  
中得數十苗兵扼險而守百萬之衆莫可誰何至是皆遁歸胡  
國柱爲逆藩額駙有統袴習每出師一切服用玩好奇花怪石



渠几湘簾茶鐙博具悉載以行軍壘未定先爲經營日以詩酒  
自娛不以軍事爲意及王師壓境國勢日逼國柱密謀歸順  
有爭之者曰王以大任屬將軍將軍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  
南拔絕荆楚解體王之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誅矣與  
其降之死不若力戰而死國柱意已決不聽馬寶亦力爭不得  
乃馳告三桂值中秋三桂方擁歌姬與所嬖陳沅臨軒玩月忽  
國柱變聞大呼曰吾事去矣卽氣噎仆地遽絕左右姬妾莫不  
惶駭急救之不復甦矣三桂死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于柩前  
嗣立築園寢于成都皆踰制後大兵破蜀發其塚粉骨爲塵無

餘骸焉三桂構逆凡五年卒七十有五嗣孫世璠僭號雲南改  
元洪化以五華山爲宮城昔僞永歷在滇築宮于五華三桂益  
廣其址繚以重垣俯以傑閣極土木之盛至是遂駐軍焉拜僞  
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國左丞相宮府機宜咸咨詢之拜僞將  
軍馬寶爲元帥專司閩外先是靖逆侯張勇密奏擣巢之策  
上命議政親王會議未報至是

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大將軍公圖海從貴筑大路駐軍曲靖而  
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粵之師由廣西入滇屯黃草壩會軍進  
討雲南大震自粵入滇有石門道之險兩山直立中通車馬一



人守隘萬夫莫窺平南兵至奪於先聲守兵皆撤營遁歸大軍過險衆志始定吳軍于要路聯接營寨以拒我師一夕傳言關神顯聖敵疑我軍劫寨自相殺天明始散遺皮盔皮甲無算吳軍恃苗兵鐵槍發必洞腋我軍以烏鎗制之團牌十伏槍百火至齊發苗兵多死是時吳軍于石虎關口築礮壘二座臺前飾田百頃鑿池爲淖時值播種上插青秧以陷馬足我軍偵知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斗竹梯千乘迂道至關下先以泥實地乃附以竹梯蟻登矢石雨下屍與臺等攻至第六次吳軍不支悉遠遁我軍反據其上開大礮擊之死者萬數馬寶將大兵居

外我撫遠大將軍公圖海日遣使賫金幣至其營諭以

朝廷威福寶惑于利心動復縱反間謂寶將擁衆入城謀不利于孺子世璠亦信之軍糧調遣每不如其所請寶衆進退維谷圖公以愛子爲質誘令釋甲歸順遂信質來降以兵衛入京上欲原之迫于言者與耿精忠同磔于市死之日天鼓鳴日無光愁雲四合寶謂行刑者曰我將歸天也體無寸膚面不改色寶死圖公亦被譴焉寶臨陣所過必衝一血路滿兵死者凡數萬將刑八旂軍士雲集爭市其肉歸以祭沒于王事者二十年春二月平南大將軍侯平西大將軍至會議進勦四月大軍集



雲南城下諸將數請攻城大將軍不許曰軍士冒矢石觸鋒刃  
畏創走萬里得至於此今遺孽釜息昆明諒無他虞我按兵不  
動曉以大義必有起而爲變者何忍令我軍士復填此堅城下  
乎遂撤攻具築長圍以困之會城外接昆明池池內橫以木筏  
上設樓櫓與大軍爲犄角勢以防奔逸城中樵蘇不通者閱月  
數出銳卒衝擊營寨我軍堅壁不動吳勢益窘僞丞相夏國相  
慮其黨謀變悉移諸將家口屯五華山宮城凡僞僚府署亦移  
宮城左右分門守禦以示必死秋九月巡守南門僞總管獻城  
約舉火爲內應我大軍會訊得實傳令三軍五方齊進至夜

僞政府火起我軍啣枚至南城下門啟師遂入夏國相知有變  
趨至宮城號哭而言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王毋自辱逼世  
璠自縊并殺宮妾數人歸殺其妻子遂自殺比明大將軍統全  
師入城雲南平諸將以城中百姓爲逆死守照律應屠大將軍  
曰滇民不幸爲吳逆誘脇死于兵役者半死于饑荒者半幸  
天兵弔民伐罪民困稍蘇殘黎有幾忍復殺之乎宜仰體  
聖朝一視同仁至意暫緩斧鉞之誅候

旨定奪尋邀大赦與民更始滇民大悅初三桂僭號衡州衡州  
山嶽廟有白龜大如錢每多靈異三桂志希神器卜日詣廟供



天下輿圖于神座前默視龜之所向盤旋循走不出長沙衡永間已復從貴州至雲南而止再三虔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臣相顧失色後果如所卜

外史氏曰嗟嗟三桂不忠不孝身陷大逆家破屍戮爲萬世笑信哉自作孽不可追也當其稽首

清庭乞師討賊六軍縞素萬姓同仇使有明九廟神靈一舒在天之憤厥功非不偉也而徒以耽情優笑蠱惑妖淫而爲此舉則豈志存君父者哉洎

本朝定鼎燕京錫之圭瑁爵列親王河山帶礪之誓載在司勳

可謂榮矣乃居寵而不思危被恩而不知感驕奢淫佚恣行無忌據滇南尺土欲與

天朝抗命僭號改元妄窺神器抑何愚也卒之毒流縉紳禍延黎庶徒覆其宗而絕其祀哀哉

考馬寶于大兵克復省垣後引餘衆西奔我師追至天城擊敗之遂逃入彌渡之南山匿阿札魯矣姓以搜捕日急自詣軍門納降今尚有俗語云馬到天城人自散天城屬鎮南州去阿札魯百餘里其所弄琵琶一面予猶于矣姓處覓之至胡國柱亦走死雲龍是皆確有可據者與傳中



迥異故并記之嘉慶丁卯清明後十日師範手識

師範又曰三桂藩滇日每以曾中武舉誇其部曲考郭岳  
兩忠武亦由武舉起家一則再造李唐一則力扶趙宋使  
三桂于乞 師破賊後即隨范李諸公白殉以報其父否  
則解兵柄遁跡山林不已詎高千古上較郭岳而無忝哉  
乃既經委質又復包藏禍心蓋其始念祇為陳沅一人耳  
吳梅村傳業圓曲云痛哭六軍齊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  
又云千秋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曾以千金求削  
稿是其平日之氣寃不能掩也

平定緬甸述畧

緬甸古朱波地宋甯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  
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厯間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  
及其子莽應裏世為邊患叅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  
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  
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偽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  
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  
國肆焚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 朝約大兵至即俘永明  
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



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  
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  
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  
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構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  
甕籍牙起兵聲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  
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  
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  
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竜  
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甕籍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甕籍牙擊

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  
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甕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甕籍  
牙又遣其土日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甕籍  
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  
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窟於近邊也遣  
人招之宮裏雁疑未安而其妻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  
其貲財婦女殆盡囊占怒襲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  
永昌守楊重毅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  
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



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  
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  
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  
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  
其弟懜駁嗣卽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  
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  
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  
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  
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

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據位號諸  
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疏方與桂家諸夷相攻未暇遠  
問及桂家木邦相繼爲所弁乃漸及我土司此起彼之由督撫  
大吏尙以此情人奏

上自有裁度其時普洱邊外雖有匪徒倣擾而永昌邊外或不  
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  
突入爲土目刀銳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  
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  
艮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莫據孟艮導賊擾邊於是



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  
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刎死大學士楊應琚來滇辦賊會賊  
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  
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  
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卽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  
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  
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竜廠丁頗悉緬事曰  
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

并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  
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暮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暮土  
司瑞圍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  
猛斂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甕圍及  
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甯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  
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遽以拓地千里  
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  
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  
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



我也率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情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  
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  
將禦之戰於楞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  
兵繞入萬仞關掠琰達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  
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  
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  
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各土司地有旨切責至  
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  
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厲方興人多病將軍

楊宵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  
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

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  
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明瑞由錫箔路  
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  
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潦中糗糧盡溼至芒  
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午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  
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  
爲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



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  
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眾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  
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爲柵聚兵於其  
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  
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  
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  
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  
多被殺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乘夜盡遁  
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喙伏不敢復抗

矣會明瑞一月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  
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  
念糧旣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  
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  
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  
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眾來追及我於獐子壩自是無日不  
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籠果多糧軍士賴以  
濟會歲暮卽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  
大山土司以歸猛籠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



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  
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巔而賊卽  
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  
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興我三吹波倫而起行  
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  
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旣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  
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  
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  
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

砲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  
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竜  
人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波竜老厰新厰桂家所採銀處民居遺  
址徑數里計當日厰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盡愀然者久  
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  
木邦之師珠魯訥自刎死參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  
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旣至而  
攻柵不克頓兵數月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趨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



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不下四五萬人  
我兵尙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  
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  
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  
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  
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中槍死巴圖  
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  
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  
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

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  
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獐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  
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每晨起卽  
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  
僅啖牛炙一臠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饑疲創殘之餘  
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  
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  
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 闕庭進退維



谷故傍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首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軍勢日蹙時鬪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冬阿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雕勦以休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頓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憂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

上命大學士公傅恒來滇經畧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畧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



有憂鳩江卽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憂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遙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衮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畧至憂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渾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

葉書一

夷語謂之標格丁蓋編年紀候之書

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

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閒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諸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畧遇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賊遂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張甚阿桂麾兵以鳥槍連環疊進弓矢



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卽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謹而奮因風水之勢躡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袞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畧已病諸將欲遂以此歲事阿里袞曰老官屯有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畧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柱

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卧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箐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繫鐵鈎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畧又命火攻先製撞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竝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兵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



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撥戰權五十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衮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輒當之經畧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涖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匹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

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惜駁亦遣使齎貝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師範曰予旣紀緬畧緬考復傳屬夷傳十八土司觀之者觸類旁求庶免蒙晦此述外尚有孫文靖公士毅綏緬紀事予曾抄存匣中失于闕北俟回滇定當補刊是舉也一壞于劉總制之張皇再壞于楊東閣之荒謬明將軍至克勢已成雖額爾登額果能如期終難徑抵阿瓦幸獐子壩蠻化小猛育之戰全身以殉軍士無一降者忠勇公以經畧涖事精詳審慎



土飽馬騰奈雨阻瘴興姑與爲款而安輯之蓋百世利賴焉  
大抵緬穴于滇之西南天則炎溽煩蒸地則水土惡劣粵爲  
前門滇乃後戶如必盡榛荆而披荆之粵以舟師搗其巢滇  
以屯練奪其隘約十八司各自爲戰斯可矣爨龍顏碑云緬  
戎寇場是緬已見于劉宋現今緬酋孟隕奏改阿瓦王各號  
薄緬弗居甕也孟也蒙也音可相通孟氏其亦蒙之末裔歟  
按樊綽雲南城鎮志如鎮西越禮銀生開南接吐番界彌臣  
達波斯鄰小婆羅門諸部必四五譯乃通大理所恃望苴子  
卽騰越之野人倘撫而用之實平緬勁旅云

### 緬考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爲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氏  
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掸國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  
封以王明初頗衰不過在三宣六慰雲南土司之屬中葉漸強  
雄蠶食諸土司遂與明爲敵迨其季也斷其餘孽一舉而空之  
顧自紀緬者或謂自古不通中國或謂西南夷不知何種蓋未  
之考也自漢光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栗有中國聖帝之占舉  
種內附至明帝永平十二年柳貌繼之遂置永昌郡風教漸通  
和帝永元八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



漢書  
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奉國珍寶重譯來獻帝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初元年僬僥種夷陸類等內附獻象牙犀牛封牛永甯元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帝作其樂於廷封雍由調爲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幣各有差漢書音註揮音擅東觀漢記揮作壇揮與緬音近此緬國之所由來也雍由調與莫延陸類皆附永昌郡徼外而又獻樂於漢廷和帝至作之於元會其爲歡動中朝禮數有加猶越裳

而後雍羌之獻樂於唐其繼志者也唐時驃樂之進由南詔其傳曰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接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犁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卽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曼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



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日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  
曰伽龍睽曰阿黎吉曰阿黎閣曰阿黎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  
塔曰提黎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  
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啐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  
磨地勃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  
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  
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日  
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  
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卽闍婆也十

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鞞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  
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  
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主居以金爲甕府覆銀瓦  
爨香大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因  
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  
象續史數百人青甕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  
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枝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  
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甕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  
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



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陀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金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旁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

兵疆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舞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



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  
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  
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倫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  
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  
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磬折象  
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遽  
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  
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  
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

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  
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  
笛大小箏築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  
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  
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篳篥五絃琵琶笙橫笛短  
笛拍板皆八大小箏築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  
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鏡金鐸皆二柁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  
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  
十六人畫半臂執柁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



囊金佉直畫皮鞞首飾祿額冠金寶花鬘禰上復加畫半臂執  
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  
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  
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  
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  
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爲土明王德  
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  
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  
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

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旣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方  
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  
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  
日新臯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  
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  
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  
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  
柁鼓鐃貝大鼓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  
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



合作琵琶笙篴篥皆八大小箏箏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  
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一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日  
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  
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  
雲花鬘執羽爲拜拊之節以林鐘當地統衆歲功備萬物成也  
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鬘象  
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  
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與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  
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柎鑊鑊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

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  
栖以鳳凰鉦棲孔雀鑊鑊集以翔鷲鉦柎頂足又飾南方鳥獸  
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柎鑊鑊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  
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斂拍單  
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  
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鑊二貝二鈴鉞二大鼓十二  
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爲右之宮樂用古黃鐘  
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箏篴倍黃鐘箏箏小箏箏箏笙埙  
箏擗箏軋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



竹援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磔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氎縷爲櫛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篋篋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項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

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濶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而飾彩花傅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獅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



絃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飾刻木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  
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大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  
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  
無瓜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鐘商備五  
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鐘  
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  
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  
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鐘三大呂下托指一  
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笙二皆

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  
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  
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騾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  
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  
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碧條約  
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騾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  
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  
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  
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



一簣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木柄背皆直有兩角  
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簣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  
二一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  
羅花驃云隴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  
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  
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  
岸疆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  
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  
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

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  
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  
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嚨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  
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暨以此適情也五曲  
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石調樂工皆崑  
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袂構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  
寶環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  
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  
十皆珠冒拜手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



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逃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拓東然則緬甸自漢及唐皆進樂於中國史傳所載如是之詳且云其地北接南詔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今太和縣城也盛則總歸於一曰撣曰驃衰則各土目分踞之互爲雄長不專一名而今阿瓦猶曰驃國城其地有曰驃甸雖南詔君長亦稱驃信非自古不通中國者也宋自玉斧一畫遂棄雲南何況塞外然白象之貢尚紀緬甸與波斯迨至元開雲南始遣乞解脫因招緬甸至元十三年緬人寇大破之遂征緬至江頭招降其部甚多以天熱還師十九年二月征緬二十年

十一月克之二十三年伐緬二十四年緬始平大德元年封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爲緬王子信合八的爲緬世子緬之稱王自此始四年進白象五月王爲其弟阿善歌也所殺詔立其子窟麻歌撒八爲王罷征緬自是終元之世常遣使入貢明洪武二十八年其酋卜刺浪遣使來貢永樂元年設緬甸宣慰使司以那羅增充之初卜刺浪分緬地以長子那羅增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刺浪死那羅增奪其弟地訴於朝詔兩解之時與木邦相仇殺子弟潰散國人共推莽得刺權襲宣德三年遂以爲宣慰使八年入貢正統十二年以故宣慰子馬哈省



以速刺並爲宣慰使景泰二年賜金牌信符是時緬甸與車里木邦老撾八百大甸大古刺麓川平緬馬撒爲八宣慰使之一故等夷而緬甸且爲木邦孟密所弱殺宣慰莽紀歲時嘉靖元年也六年乃命永昌府嚴時泰別立土舍莽卜信守緬甸紀歲子瑞體匿洞吳母家長遂據洞吳并古喇勝孟養招誘三宣不可制矣瑞體死子應裏嗣尤桀黠萬歷十年劉綎鄧子龍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賊稍斂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暹羅間緬由是緬頓衰迨至順治十八年莽猛弒兄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與整賣構兵求進貢而

不果蓋百十年來中國幾不知有緬甸矣至乾隆十一年而吳尚賢出吳尚賢者石屏州民也家貧走厥抵徼外之葫蘆國其會長大山王蜂筑信任之與開茂隆厥厥大贏厥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大爺主厥二爺統衆三爺出兵時尚賢爲厥主三爺則黃耀祖也厥旣旺聚衆至數十萬一有警則兄弟全出尚賢身才小然臨陣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見者如遇矮脚虎無不驚走厥徒多才力數百劬厥可手挽而發之凡在東方開厥者互聯絡有夷衆憎某厥欲攻之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尚賢陽許之而陰告某厥厥備之夷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



獲不可勝計衆大歡飲讌中酒尚賢大哭哀不可止衆驚請故尚賢曰吾非哭他哭此厥敗矣吾與衆兄弟忍饑寒開此厥今一日有此无妄財懷父母妻子各思歸吾一人能支乎爲蠻有矣於是諸人各被酒爲豪舉盡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此類也諸莽賊皆緬也畏之甚不敢侵然尚賢爲人陰賊戾深平生所與故人聞其富往省之歡迎款接厚貺之抵境輒使人殺而奪之回如是非一其三爺心不善之謂此非可久與處也乃謀自脫因請尚賢欲假徒往山獵尚賢許之因以其徒入葫蘆獵所得禽時以遺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遂破其國

而有之尚賢屢招其歸某不答先是尚賢之鄰有某者性忠實曾爲武弁頗識字會以老革不能自存往省尚賢尚賢雖富而妻子故在石屏從不寄分毫至是謂某曰凡來無能將吾銀出境者吾今使人送汝出且附銀與其妻某歸其妻趣使復往幸多得尚賢雖豪然故厥徒不識官場事某因以進貢益之可邀恩得葫蘆國王尚賢正無如三爺者何聞若言卽心動其因爲稟介耿馬土司罕世屏獻茂隆厥抽銀課時銀之出也不可思議公私大充足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尚賢與桂家宮裏雁桂家者江甯人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緬劫永明時諸人分



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桂家兵力强羣蠻畏之厥力弱不能支蠻者丐請卽往時亦有敏家大抵桂家之與也宮裏雁貌偉而怪滿面皆髯每鬪矢石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時與緬酋隙尚賢伺間入緬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桂家戰不勝乃說其酋莽噠喇以進貢假威重可陰爲己地緬乃從所言然尚賢亦不解爲此謀時利尚賢者多故添此轉折尚賢但知自己進貢耳十六年進京貢十象并諸物究不能得葫蘆劄付怏怏回已稟辭大府西行矣忽又追之同拘於空室餓而死尚賢死而厥徒散

羣蠻自是輕漢人矣時噠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走噠喇入據其城有甕藉牙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桂家戰勝之遂敗敏家十九年正月噠喇爲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尋徙瓦以力脅服諸土司且擊敗波龍厥走桂家遂募緬甸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絡嗣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爲所追率其下謀內附駐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苛索之宮裏雁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厥周彥青相招宮裏雁念妻妾不相能乃置其妻曩占及男婦干餘人於孟連而挈其妾並奴婢六人赴厥宮裏雁旣去刀派春



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於城中曩占知入牢籠  
潛語其人但望城中火來接應耳已而派春索其畜產卽與之  
索其次女卽與之索其長女卽與之乃索曩占曩占怒乘夜進  
其家手刃三十餘口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撒拉朶等奔  
孟養遂歸緬甸而宮裏雁實不之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聞變  
欲以宮裏雁爲功乃訶周某好迓之周某始以好意請爲護廠  
後迫於本府因賣友宮裏雁將行妾卜之不吉勸毋往不聽因  
泣而從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也獄已具殺之于甕城以其  
妾婢六人及阿占阿九付功臣家妾亦死之而緬禍自此起矣

滇人每言吳尚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其說雖未必盡然然  
足以見邊地之情形能保廠者卽防邊也宮裏雁與木邦相依  
倚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明年遂犯猛籠殺土目二十九年春  
退三十年孟洛死弟懵駁嗣時犯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小  
蠢動而已未至攻塞圍城也而大員舉動張皇輒欲自往以罹  
禍機三十一年三月三日總督劉藻至於自殺迨楊應琚至事  
已靖矣而聽副將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衄邊事  
無寧日矣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  
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



正月明瑞歿以忠勇公經略三十四年經略至於師緬人乞降  
遂班師四十一年惜駁死子墜脚牙嗣四十七年爲其下孟嘗  
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隕蓋甕藉牙之第四子也初爲僧至是  
國人迎立之五十三年順甯府知府全保順雲營叅將花連布  
會稟據耿馬土司罕朝瓊稟報奉委巡查滾弄江一帶以至騰  
越有緬酋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  
帶小頭目十二人跟役一百餘人恭資金葉表文金塔一座馴  
象八隻並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等物又具咨文一件咨稱  
孟隕係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爲僧因兄惜駁死姪墜脚牙襲位

淫惡不法殄滅身亾頭人迎我掌管國事我深知惜駁父子行  
事錯謬蒙

大皇帝恩德如

天撤兵以後不加征勦感激時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并  
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荷

大皇帝洪福遠庇緬地得享安甯特差心腹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  
覺控委盧撒亞等遵照古例齎送表文象隻貢物懇請轉奏送  
京總督富綱當委中軍副將定住通事都司翁得勝等馳往耿  
馬察驗無異其大頭目內之細哈覺控卽係四十二年得魯蘊



遣齋稟進關之孟幹小頭目內之孟團係前同孟幹進內之孟  
矣與翁得勝等認識所稟祈求入貢實爲真切總督富綱會同  
巡撫譚尚忠因據情入告然以楊重英未經送出尚難遽信

詔以楊重英之送出與否無關緊要令派員先送貢使親齋表文貢  
物趨行務於萬壽前趕至熱河象隻重累難行不妨委員按程  
護送凡筵宴接待事宜俱加優厚六月總督富綱令原任迤南  
道賀長庚順雲營叅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副通事兵丁  
冶在朝伴送緬使細哈覺控委盧撒亞進京俱從優賞齋仍授  
賀長庚爲迤南道九月緬人送出楊重英行至耿馬病卒總督

富綱會同巡撫譚尚忠具聞

詔以楊重英並無從順緬甸情事實道銜并將伊子楊長齡釋放五  
十四年細哈覺控等回滇齋到賞賚各物并奉

詔遣還緬人孟五拉喀者朶波浦等四名回緬五十五年三月孟隕  
遣目便居未駝便居覺孤細利覺孤南達佳蘇等齋金葉表文  
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萬壽佛經一部及  
土產各物表文曰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隕謹奏

大皇帝寶座念小臣前歲遣目投誠納款仰蒙

鴻慈恩准已屬萬幸乃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齋到



御賜各種珍物小臣出城三站跪領不勝感激歡欣嗣又蒙

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小臣差目赴關接回

恩德如天將何圖報欣聞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臣已經歸附

天朝理應進表慶祝叩謝

皇恩不勝歡欣頌禱之至至小臣乃蒙

恩准內附自當永沐

生成仍求

大皇帝逾格恩施

勅賞小臣阿瓦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子孫孫得以世世稱

藩仰承

恩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民生計艱難還祈照舊開關使小臣所

產棉花等物藉以銷售不但小臣身蒙

厚德卽舉國臣民均沐

天恩於萬萬年矣謹具表以

聞

詔允封王開關並

御賜詩一章



勅諭一道並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雲南糧儲道永慧廣南營叅將百福赴緬宣封奏派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十七日賞還遷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線氏等八名口抵騰知州屠述濂帶送出關遣還孟隕差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應也赴官屯一帶迎候沿途饋送魚鹽食米極為恭順永慧等賞賚有差十九日抵新街孟幹備有船隻揚帆直下孟隕親出離阿瓦四站之九鈕城恭迎

御賜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隕遵照指示儀注跪迎行三跪九叩禮受封并將

勅書

御賜詩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謹收存永慧等於十三日回舟孟隕出城親送並遣頭目齎金葉表文馴象二隻貢物各色隨同永慧等赴京謝恩情願世守藩隅十年一貢並謝賞還線氏之恩八月二十一日進鐵壁關二十七日抵騰永慧百福伴送貢使便居也控蘇合覺應達覺三人並小頭目暨跟役九人齎貢物表文進京知州屠述濂沿途照料赴省按緬酋之先於漢則有雍由調於唐則有雍羌雍音甕去聲也前明則有雍罕於今則有甕藉牙其屢次差投緬文每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



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體開疆蠶食凡隸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線景邁孟良及大小古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攝其兵威聽其驅使其立國雖無綱紀而王以下則有四大萬次則名爲萬韜其外則有七萬如暹羅則緬言攸得拉卽謂攸得拉萬自古結些亦然與中國交則謂得魯萬夷言得魯漢人也萬卽頭人之稱以萬作蘊者訛也其國好佛法有國師以緬字寫經用回回厯不置閩其地近佛郎機西洋貨物聚於漾貢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

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賜名號爲官負則殺無赦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萬無俸隨其做買賣以取利爲官資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崗寨角戰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魯蘊尤與之孰蠻性如此

師範曰此較包尙書緬畧差爲宏備蓋包詳于明考則詳于今作書之體例宜然也奉聖樂音詞儀器非細繹之幾難句讀通志僅入雜錄殊欠裁擇茲從唐書摘載良用快心按權



文公德輿集于貞元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奉聖樂奏狀云中使楊明義奉宣韋皋所奏南詔奉聖樂章嘉其遠誠昨已閱試卿宜知悉者伏聞樂以導志感而成聲故有翕純皦繹之音韎任禁昧之奏以節百事以平八風伏惟陛下覆露法天和澤柔遠順氣旁達殊方洽歡願爲保障以重聲朔納邸獻樂贊揚時休制氏新其曲度舌人協其辭禮雖渝舞可翫夷歌成章兩漢所書未若今日伏望宣付有司編諸史冊今之緬雖不同于蒙然華風漸被當有嗣音而起者矣權文亦迂存所寄錄之考後各從其類也

徐宏祖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啟元嗣爵邑諸生在祭其父中門啟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訴於直指金公公諱瑊將逮諸奴奴聳啟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啟元益嗔徵兵祭燹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璫專政下調停旨而啟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啟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



江寧  
賜襲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卽今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也

普明聲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曆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甯州祿土司兵合勦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明聲走阿迷甯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甯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明聲初猶屯阿迷境歷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氈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勦上命川貴四省合勦之石屏龍

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明聲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恃爲與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釁徼功百姓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卽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袞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勦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明聲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癰莫發



致成蔓草難圖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閔洪學已擢冢宰懼  
勿能自解卽以飛語愆愆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郎言遂謂  
明聲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  
縣官餉疏上嚴旨逮伉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於臨  
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  
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詐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  
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阿迷人居明聲十三  
頭日之一見明聲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  
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鯁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

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甯州方攻甯時洪已  
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  
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反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謀知乘之入  
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  
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  
白城卽大舉魯白城在廣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  
交趾界城天險爲白彝所踞明聲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  
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  
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了局釀禍迄今自臨安



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拚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子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唯三鄉何天衢西唯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鬪餘皆聞風偃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伉以啟釁被逮後人苟且撫局舉動如此朝廷可謂有人乎夫伉之罪在悞用周世昌不諳兵機彌連數月兵久變生耳當時止宜責其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也

師範曰封建非可以亡周而周竟替于秦則封建亡之也藩鎮非可以亡唐而唐卒篡於梁則藩鎮亡之也朝聘之禮虛巡狩之典廢彼所謂封建者始則挾王以圖霸繼則威國以稱雄駕馭之權輕跋扈之習慣彼所謂藩鎮者淺則據城以請命深則擐甲以窺京嗚呼沐氏之鎮滇普氏之食土固非封建藩鎮之可比而其勢亦可參觀焉昭靖英忠襄春之世上旣推心置腹下亦竭悃宣勞降此漸多越分朝弼昌祚顯



罹罪譴而啟元益思自逞微宋氏沐祀早斬矣得至大波走  
死徼外斯又不幸中之大幸也普明聲么麼小醜耳當道者  
翼之如驕子倚之如金穴畏之如乳虎養癰貽患蔓延十餘  
年廖大亨之疏曰普地不百里兵不干人卽叛可傳檄而定  
何必勞師冒餉其言是也其所以爲言者非也虎兕出于柙  
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咎歟我

國家摠之以督撫治之以牧令良法美意永之萬世而無弊  
又何封建藩鎮之足論哉爰推其故俾籌滇者知所鏡焉庚  
午立秋日補書

松江許纘曾優曇花紀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外爲西  
南靡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略地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秦通  
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  
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種七  
十有二扶桑五色艷同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者筆不勝  
紀最後則聞大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靈鷲水  
爲西洱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詭  
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麓高六



七丈其幹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日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跡會城昆明距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赴省投謁者問之則曰十年前主僧惡人剝啄伴置火樹下今成灰燼矣余爲之惘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優曇花在城中土主廟內高二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下歲亦名娑羅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恍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

真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甯州朱守至盛稱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淛滇略曰安甯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葉他種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甯之優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幹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可復見安甯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



枝幹合之載乘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葉他處終不復活果如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塵不染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虛冲澹之氣于世初無迎合與優曇未必無善緣子姑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檄書報余曰一枝已萌蘖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士人驚相誇詡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昇之以歸犯冰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幹稍凋落乃易盎而植之今年春軋茁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改似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師範曰撫署優曇花亦分自安甯者庚申秋初中丞繪圖百幅廣索題咏予曾賦七律四章然滇花之奇者猶有龍女花相傳南詔時趙波羅習靜點蒼山之感通寺龍女化美婦人相試拔劍逐之入地而沒旋于其處出此葉類冬青花白如雪香如蘭似梔子而差小花心一羅漢結趺而坐或如意一隻端好曲肖後爲惡僧所壞游者恒多致慨今幸王聖峯學正園內尙有其種優孟貌孫叔敖抵掌談笑殊足令楚王神



移也方邵村筆記云滇中丁香木本高十餘尺枝如指而空  
葉如桃少肥綠而嫩花如茉莉大倍之色嬌紅如海棠微香  
沁人每枝花葉生綴葉未開以盆享客則移筵前以佐酒懸  
燈清夜或月上風來歌停耳熱每含笑向人低徊欲墮令人  
有太真當年湯泉初出之想又謂雪蘭產永昌色白其心紫  
甚鮮莖凡十數花光可鑑人夏始苞經秋不落有好事者與  
丁香移之東下中道皆萎故江南無此種至若扶桑紫薇杜  
鵑素馨遍滿園亭偶一動念筠牀午夢已蘧蘧于金碧蒼海  
之間矣

烏斯藏說

烏斯藏者古之姑臧也烏姑聲近姑臧今屬肅州距藏遠第古  
之邊邑或長數千里今亦尚然蒙自現長千餘里入安南腹中  
弁爲甌脫耳然則以烏斯藏爲姑臧豈不典雅乎古分藏地爲  
三康爲喀木卽今昌都則察木多也衛卽危爲今拉撒詔故中  
藏也藏則今後藏札什倫布部落也詔南北袤長四千里東西  
延廣四五百里推之前藏後藏其袤富亦如中藏若然則藏地  
無多耳察木多爲古康國其卽樂府中之西域文康也歟周捨  
上雲樂已稱之矣至其假以爲重者尤在於唐唐僧三藏陳元



樊當太宗時肇自咸京逝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造迦葉結集之墟撫于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散大施會於是五天億眾十八國王獻璫投珠咸稱法師爲大乘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百十八國大詔寺壁繪師徒四像對河牛魔山正月三十日打牛魔王蓋牛魔王出與達賴各矜法力擲骰而魔王輸遁乃逐之年以爲常雖活佛前知亦因俗而仍之若三藏實至於斯有師有徒不明其妄凡自無而造有者久且成真圖之像之香火奉之有神有靈誰得謂其無何者人之生也亦自無而之有也藏之推算占驗皆唐公主

所流傳唐之公主下降者太宗時有文成公主中宗時有金城公主此殆卽金城公主也奏請河西九曲以爲公主湯沐邑並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想其另築城以居日從事於學問精通元象不下於三藏一行藏人敬之甚其薨也相與祀之至今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妾白布國王女神像謂公主好善修大小詔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並祀焉十月十五爲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國人爲燈皆弓鞋樣謂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視青塚勝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內降何能傳此名哉又傳公主所嫁之蘇隆藏干布爲大士分體



之化生雖在輪迴不昧前因轉生累世皆號達賴公主降于弃  
隸縮贊而蘇隆藏千布乃其本名既爲大士分體之化身則公  
主亦分大士之一體不知菩薩圓通其戲劇人間乃至於是也  
藏中炊具形如幞頭傳爲尉遲冠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  
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卽長慶碑今惟德宗碑存剝蝕不可讀其礮最  
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勦除叛逆五字猶諸葛傳二銅礮於九龍  
江皆有刊字則知火礮自古有之行於夷地中國亦第以夷器  
目之不傳於內至尚火器而古來戰陣之遺法掃地盡矣夫入  
藏雖自川而川無藏俗也惟滇有之麗江維西中甸皆藏俗也

而活佛往往生於其地按滇志載維西於康熙四十三年爲達  
賴喇嘛所竊據雍正五年移通判駐其地中甸於康熙八年爲  
達賴喇嘛所竊據自立營官徵其籽粒而以皮革等物資青海  
雍正五年設州判駐其地若然則達賴亦往往出於竊據豈活  
佛所爲哉而所以隆禮之者以其爲番人所敬信故籠絡之猶  
元祖明祖之意耳元祖郡縣土番領於帝師西藏應在郡縣內  
烏斯藏之爲姑臧爲益信其地狹而長東接川滇西北鄰陝甘  
在禹貢雍梁二州之內雍梁皆以黑水爲西境經曰導黑水至  
於三危三危卽今衛藏也入于南海由南金沙江以入海也因



知西藏原在內地包裹中以內地之法治之所以復古云  
師範曰滇中甸之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  
多露宿懸峯峻嶺高入雲表路逢斷壑輒伐木填塹以度霜  
降後雪已封山麗江鶴慶劍川之行賈其地者每歲二月往  
次歲六月始歸皆獲厚利借以起家所產則藏綢藏繭藏毯  
璠璣皮革茜草紅花催生石上品曰京青蓋以輸京局者青  
礦隸三寶法王三寶本麗江郭氏子孝廉維炯之叔年十二  
其徒來迓亦能前知藏中有活佛六大寶二寶三寶四寶其  
二卽班禪及達賴也辛亥壬子間廓爾喀擾藏 上命福文

襄公

康安

由草地進孫文靖公

土毅

以川督由打箭爐進既

凱旋蜀臺缺饜各滇採買時方伯陳雲巖師

孝昇

甫官糧儲

道大府委赴中甸籌辦檄

範

從事請先支五屬兵米陸續趨

運旋發帑按照市價平購歸倉頭運抵昌都恰值師還雲巖

先生奏

賞花翎

範

亦得邀議敘是役也先生多題咏其過

十二闌干句云雪擁秋前白天垂徼外青聞大軍攻克陽布

云沙場肯使游魂遁佛國全資

帝力扶

範

皆有和作後以

藩司任內無着厥本罷職羈都中回思當日躍馬橫戈揮毫

染翰之樂已同隔世矣丁卯初秋記于抱瓮軒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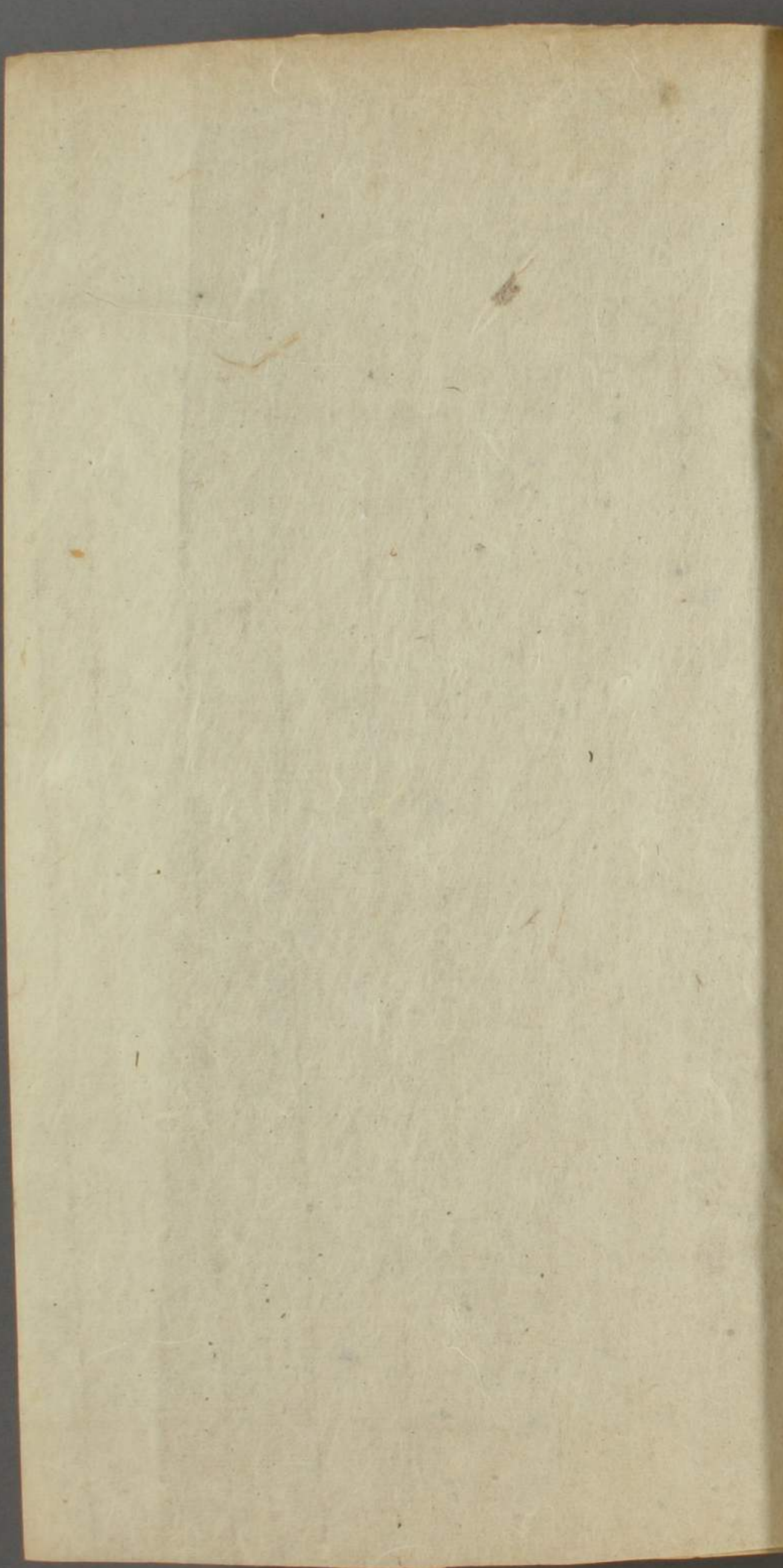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likely a ledger or record book. The text is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able has a header row and several data rows.

海

在



